



尚論編卷之三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春秋列國

魯

孟獻子 莊子 僖子 叔孫穆子 季文子

臧僖伯 子家羈 柳下惠 公儀休

孟獻子公子慶父之曾孫仲孫蔑也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生文伯文伯生蔑事宣公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有加公如晉盟於長檉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

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嘗聘  
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  
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  
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  
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獻子好禮其居  
喪也既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  
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云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次子也事魯襄公齊侯圍邾莊子要之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蓋饒避莊子遂塞海陘而還齊師  
伐魯北鄙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伐雍

門之荻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及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陽曰  
大毋侵小後莊子會莒人盟於向尋督陽之盟也先是邾人數  
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秋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子  
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  
能守而改之莊子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孔子稱之以為難  
能

孟僖子名釁莊子之孫也事昭公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  
勞於師之梁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  
反自楚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  
人幹也魚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  
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為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鄒氏泉曰三桓之有孟氏也自慶父始也慶父嘗殺公子般矣又殺湣公開矣又亂哀姜矣哀姜莊公之媵不為天下大僂乎乃其後若獻子之賢莊子之孝僖子之補過何其盛也天之報施其奚若哉儻子長所謂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累世不絕總歸之天道者是耶非耶

穆叔名豹叔孫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孫也事成公襄公初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才兄欲終第及莊公病之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鵠叔牙而立其後是為叔孫氏穆叔兄宣伯僑如謀去季孟不遂國人逐僑如

穆叔聞之奔齊公時讓比歸如晉以報智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客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其後文子竟不終嘗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德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豹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廢此之謂  
不朽始穆叔未對范宣子先自叙其祖自陶唐氏齊人為王城  
不朽至晉主夏盟為范氏稱不朽故穆叔有此語齊人為王城  
如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襄公薨魯人立  
子野子野毀而卒立公子稠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為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哀哀衽如故衰於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穆叔以  
夢嬖豎牛及有疾牛諛其子孟殺之復諛仲逐之告人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遂去其飲食以飢死

鄒氏泉曰叔牙之後若叔孫穆子者足稱賢矣然寵庚宗奉

雉之豎長使為政卒以餒死而二子丙壬皆見殺竟符明夷  
之占此不可謂無數彼其料趙武孝伯之死于偷者又何其

自昧也哉

季文子名行父行父之王父曰季友者生而有文在掌曰友桓  
公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遂為季氏行父其孫也事文公聘  
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為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  
之善教也齊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  
曰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宣公  
時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予之邑曰今日必  
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太史克  
以臧孫辰之教對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且舉周禮及誓  
命為言曰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是以去之宣公卒成  
公立文子曰使我殺滴立庶夫大援者襄仲也襄仲殺子惡及  
南通於楚不墜事怨歸父歸父奔齊歸父仲之孺行父會晉卻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敗之齊復歸魯汶陽田初斬  
於齊行父禿成在者卻克也良夫跛曹公子後晉使韓穿來  
齊蕭同叔子處莖上而笑也皆怒故有此役後晉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馬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於齊使歸之今有二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及宣伯餓孫訖季孟於卻犇晉人執行父史記云宣伯  
文公請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與魯平  
赦季孫

鄒氏泉曰文子信多善矣過處亦不少鞌之役以蕭同叔子  
之故也又聽於人以成其功不可以言武乃為立武宮非也  
歸父歆去三桓以張公室以襄仲故逐其子亦非也穆姜使  
擇美擯以自為襯與頌琴文子取以莖齊姜是虧始以成婦  
亦非也故君子交譏之雖然方晉人執行父於莒丘也魯之  
安危榮辱視此一舉乃欒范以行父忠故而舍之遂與魯平  
其賢於諸侯之會遠矣然則魯當時以弱國當齊晉之強也  
可少行父執

臧僖伯者公子疆也魯孝公子惠公弟於隱公為叔父謚僖伯

隱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鄒氏泉曰：隱公攝政，諸大夫扳而立之，當時從君於情如羽。

父之徒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夫觀魚之舉，慢棄國政，遠事逸遊，此豈便百姓者耶？若僖伯者可謂能忠言矣。隱公不能用之，而徒厚其死，何益哉！宜其有鐘巫之及也。

子家羈使馳魯莊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謚懿伯。季平子之專國

也。評如名諸大夫多怨之昭公亦憾平子，及是季氏郈氏郈以

鬪雞故相侵，而臧氏昭與季氏亦互囚其人，故臧郈氏以難告

昭公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諛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面也。

弗聽。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

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

凌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公奔齊齊景公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公如晉居於乾侯晉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平子請從君歸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及昭公薨于乾侯叔孫成子迎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後亡去

鄒氏泉曰魯多公族之臣然自隱公入春秋以來子家羈為最賢矣宜與獻子等顧為獻子易為子家子難何也周旋君艱險中也而且不見忌於儉人可不謂難哉方叔孫季孫使告之欲與從政也則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羈亦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言動若是其諸有德者乎使在聖門當不在閔子下矣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也食邑柳下謚曰惠觀事僖公僖公二十六年春齊侵我西鄙夏又伐我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禽以往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舉成王賜太公之盟在子孫無相害者以告之齊師乃還齊常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公請於惠惠對曰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臧文仲使國人祭爰居禽曰海鳥至已不



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無功而不祀非智文公  
時大事於太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上禽曰  
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初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其  
妻曰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  
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耻也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於害吾  
能已乎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  
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有誠信無害屈柔從俗蒙耻救民謚宜  
曰惠之語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為誄云

鄒氏泉曰余讀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又曰言中倫行  
中慮常疑其說之相戾以為降志辱身之人烏觀所謂循義  
理合人心者哉及觀其遺事而知孔子之言固有本也夫以

齊之疆大不

言臧孫辰且識其譏已之言以為三

是乎若其從俗救民而至于屈柔蒙耻殆孔子所謂降志辱  
身者也然則柳下惠非逸民也稱逸民所以賢惠也亦以甚

文仲也

文仲柳惠在  
位故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  
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鄒氏泉曰按南宋武帝有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市者悉皆  
禁制而其臣謝莊復廣其意進言曰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  
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否拔葵去織實宜深弘夫以千  
載而下偏霸之臣於休之風軌猶有深慕焉乃史遷謂千乘  
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者豈自傷困乏不能自  
贖而矯為之言乎不然何崇貨殖與公儀子異趣也

齊 鮑叔牙 管仲 晏子 杞梁 華周

鮑叔牙者齊大夫公子小白傳也初齊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  
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取子糾殺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脫其縛也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鮑

叔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  
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  
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  
使百姓皆加勇為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  
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  
從之請諸魯魯莊公以施伯之言將殺仲齊使者曰寡君欲以  
親為戮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比至桓公親迎之與  
之坐問焉遂以為相任政齊大治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盍  
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  
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三齊畧記甯戚飯桓公  
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

尚論編 卷三

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徃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隲朋乎仲卒隲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監力開方而齊遂亂

鄒氏泉曰余閱左氏及齊世家每歎鮑叔之傾心於管仲也仲之既相也桓公常以政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且又以其身下之夫困而善遇之囚而引薦之相而左右之即生我者有不能得焉而仲乃得之於知我之鮑叔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然則鮑叔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非休休之臣孰能當此者乎

管仲者潁上人常昭以為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入為桓公公子糾見殺管仲請囚鮑叔語桓公請諸魯比至齊三黜三浴之桓公親迎於郊鮑叔曰夷吾治于高後使相可也桓公授以國政管仲論百官請立鮑叔為大諫與隲朋甯戚王子城父賓胥無輔政駙驕無斬城司獸詞從管仲所請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嘗著書名管子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謀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總蕩舟嬾而未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管仲疾桓公問相不從其言仲卒監刀易牙開方用五公子爭立齊遂亂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事靈公莊公景公初莊公納樂盈晏子以為棄信禍將作矣明年果有晉師初晉會

國盈也莊公以棠姜故崔杼弑之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哭三踊而出景公立崔杼慶封並相恐亂起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使記躄及慶氏敗公與晏子叩殿其鄙六十弗受曰足欲亡無日矣不受殿叩非惡富也惡失富也吳季扎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惟說其納邑與政以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晏子之宅近市公欲更諸爽塏辭之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樂高陳鮑之亂四族召晏子無所往公召之而

後入公店謂晏子曰梁丘據裔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于祝  
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若  
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  
責晏子侍於湍臺子猶馳而造為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  
曰據亦同也為得為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為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為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  
干民無爭心今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彗星見於國公欲  
禳之晏子曰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安能勝衆怨乎  
公與晏子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意謂在德晏子  
為言陳氏厚施於民後世若少墮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

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時越石父賢在縲紲晏子解左縲  
贖之後延為上客晏子之御意氣甚自得其妻耻之改為抑損  
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  
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衡稱也制稱量以此三世顯名諸侯晏子  
卒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管子及晏  
子春秋詳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  
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

謂乎方晏子伏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  
勇也耶晏子不樹故太史公以鮒鮒亦非至其諫說犯君之  
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  
之執鞭所忻慕為

蘇氏子由曰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  
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  
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  
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卻夷狄未必能  
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  
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  
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獨立於

武后之在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有取容  
之言故在元崇比管仲璟比景子或庶幾焉

杞梁

一名華周

還一名

皆齊大夫

初莊公

四年將伐衛

及晉為車

五乘之

賓殖與周

皆不與殖耻

之歸而不食

其母曰汝生而無

義死

而無名

則雖非五乘

孰不汝笑也

汝生而有義

死而有

名五乘之

賓盡汝下

矣趣食乃行

殖周同車

侍莊公伐

晉取朝

歌以報平陰

之役既還

遂襲莒門

于且于公

傷股而退

明日將

復戰二人

下闔獲甲

首三百公

止之曰子

止與子同

齊國二人

曰深入多

殺者臣之

事也齊國

之利非吾

所知也

他傳遂載

甲

宿於莒郊

明日先遇

莒子莒子

重賂之

請無死戰

二人曰食

貨

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

而受命日

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

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於郊，使吊之。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公乃吊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

薛氏應祈曰：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耻不食，汲汲於功名之會，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蓋可悲也。刑於寡妻，厥有自哉。

晉

狐偃 趙衰 趙武 士會 士燮 叔向 韓厥 魏絳

介子推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復譖二公子，黷弑子犯。奉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

之子奚齊，卓子使咎繆入而納之。重耳以告子犯，子犯曰：大喪

大亂之剝，不可犯也。在父母死為大喪，謀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

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繫吊重耳，且告將立子犯，教重耳辭曰：重

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列，其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秦人

於是遂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齊

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子犯與姜謀醉而遣之。及楚

楚成王饗之，送諸秦。秦穆公以兵納之。及河，子犯以璧受重耳

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亡。重耳曰：所不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為文公。時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先於諸侯今為可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下次  
於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王賜晉陽樊温原攢  
茅之田楚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子犯曰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師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初文公至楚有得反晉國晉楚  
遇兵辟君三舍之數故此云  
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臣子玉得師次于城濮既戰大敗  
楚師子玉死之古史作楚文公歸行賞首孤偃始文公入而教  
其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  
即上城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矣狐偃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伯諸侯多子犯力也

趙衰字子輿謚成子夙之孫也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  
以為氏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重耳出奔居狄後去狄適齊又  
適楚皆從晉惠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入秦穆  
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因使成  
子相禮文公既入定襄王受原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公將蒐  
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公使卻縠將中軍以  
成子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晉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  
臣弗如也後狐毛將上軍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不可廢也乃



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讓德使為卿以佐晉狐偃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趙有新軍始此大抵文公反國及霸多出成子之謀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伯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動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格心之學素以義理迪其君詎至於是執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輿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為下軍將早卒趙嬰齊通於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趙同趙括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諸於公曰同括將為亂欒却為徵公討趙氏殺同括文子從姬氏畜於公宮故免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趙宣孟之忠黜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悼公立文子始為卿超將上軍平公時代范宣子為政文子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悅之及楚令尹子木弭建合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弭兵也楚人衷甲文子不與較後尋宋之盟會于虢楚人欲先軟子木復衷甲焉初午謂文子曰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至於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

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惧  
文子曰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是難楚不為害諸侯貴之  
紀傳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泉按史記趙世家言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韓厥  
告趙朔趣亡朔不聽賈遂攻趙氏於下宮殺朔及同括嬰齊  
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  
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  
楚於邲十二年晉作六軍括始為卿十四年乃放嬰齊十七  
年禍作而武已生畜於公宮韓厥為言乃立武而復歸其田

其所紀皆有本末今故於趙武之事以春秋為正 論曰晉  
平公非賢君也文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  
伯文子死晉遂衰國之不可無人也若是若文子年未五十  
耄而語媮此真西山所謂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  
學者耶

士武子會字季食邑於隨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季晉文公時  
城濮之戰武子少而與謀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武子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景公時楚莊王圍  
鄭已平桓子欲還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先穀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於邲武子滅赤

狄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嘗受命平王室  
定王享以散蒸問之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卻克之怒  
也誓欲報之還請伐齊時武子將老召其子燮瑯文曰燮乎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也以已亂也弗已  
必益之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  
請老卻獻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  
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爾童子而三掩  
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卻子伐齊師勝而還  
文子後入武子問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士文子燮字叔士會之子也事景公厲公聘於魯言伐卻魯人

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燮將復之季孫惧使宣伯  
帥師會伐卻晉楚遇於鄆陵文子不欲戰卻至曰子見先君之  
事矣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今三疆服矣謂秦狄敵楚而  
已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惧乎甲午晦楚晨  
厭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燮之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  
而䟽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既戰敗楚師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  
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歸使祝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  
天益疾也難將作矣燮卒鮒自殺以公果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左  
右先去三卻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書偃遂弒公及其外嬖  
而立悼公

鄒氏泉曰趙文子與叔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此蘇氏謂

論子叔向遊於九原所而蘇子由以為彼以死生取之故遺文

子以余觀之彼其父子之盡心謀國未知孰賢乃武子之教

爨與文子之教句其所諄諄鞭策之者常恐其以賢智先人

皆恂恂君子其視欒卻之族以驕侈墮身滅宗者大有徑

庭矣

叔向名肸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為羊舌大夫因

以為氏突生職佐祁奚為中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御鞅次

曰肸次曰虎季曰鮒赤與肸皆賢而肸博識多文辭叔虎以力

嬖于欒懷子欒懷子好施而多士范宣子畏而逐之殺虎并囚

伯華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

國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

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宋向戌請拜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已

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以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

為介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厚其禮而歸之無何楚

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韓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

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音僻也我衷若何効辟公說乃逆之平

公之季年成虎初之宮諸侯來賀歸而賤之皆有二心及昭公

並徵會會於平丘齊人不可叔向明先王之制以告之齊人懼  
曰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  
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然後就盟邢侯與  
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時叔魚攝理叔魚叔向之季弟鮒也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  
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已惡  
而畧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乃施邢侯而尸雍  
子與叔魚於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義也夫初叔向娶申公巫臣氏他傳云巫臣妻夏姬毋曰甚美必有甚惡  
將有大敗已而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謁姑視之及堂聞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卒晉  
人誅祁盈伯石黨於祁氏并及於禍羊舌氏絕伯石即

鄒氏泉曰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  
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  
而後行晉國賴焉迨其老也君弱臣強各營其私而不在諸  
侯叔向區區其間彌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平丘  
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刑僅乃得之此足以  
觀其概云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封於韓原曰武子因  
以韓為氏趙盾言厥于靈公以為司馬秦晉戰於河曲盾使人  
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盾喜曰舉而不黨可以賀我矣召獻

子而禮之厲公時獻子將下軍晉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卻欒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辭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厲公遇弒竟免于亂悼公立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也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於是復霸及獻子請老而荀偃為上卿稟馬以從政厥次子宣子起也長子無忌以廢病讓起故立之

穎濱蘇氏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

事具趙武傳中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為不然韓之先與魯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於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魏莊子絳武子驍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也萬事獻公為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絳初事悼公為中軍司馬公會諸侯盟於鷄澤公弟揚干亂行陳莊子戮其僕公怒將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致訓至于用越敢歸死司寇將伏劔公跣而出親止之公於是以絳

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將拒之。莊子廣說有窮后羿之失人與虞人之箴，有窮后羿之箴，謂其原獸之誦。於是公好田，故絳及之。因言和戎有五利，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使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絳之力也。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人為賂。公以樂之半賜絳，曰：「此和戎之功也。」三讓乃受之。魏氏始有金石之樂，絳始佐下軍。平公時，遷將下軍。

鄒氏泉曰：魏莊子之事晉悼也，毋論其他，即會諸侯一於戚，二於城棣，救陳三於鄆，四於邢丘，五於戲，六於相，七於鄭，虎牢八於毫城，九於蕭魚，蓋九合矣。故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

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由斯以言，即桓公管仲所為震

赫於後世者，不是過矣。庶幾霸也。乃公之卒也。謚曰悼，竊嘗

疑之。因考謚法，法曰：肆行勞祀，悼也。年中早夭，曰悼。恐懼從處

從處謂曰悼，平公非肆行勞祀者也。公之立也，書曰：賴宗廟。

大夫之靈，得奉祭祀，敢不戰戰，可不謂恐懼乎？立年十四，十

五年而悼公卒，可不謂早夭乎？故謚曰悼，蓋賢之也。亦惜之

也。使克永世，以彼其君臣之相遇於桓公，管仲之勲，何有哉？

介子推，晉文公之微臣也。文公出亡，從者五人，推與焉。比文公

反國，至河谷，犯請亡。語具中。文公與盟時，推從在舡中，笑曰：「天

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

位，乃自隱渡河。文公新立，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

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魚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非君誰立蠓占二三子以為已功不亦誣乎下義其罪上  
賞其姦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  
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  
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  
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時周有叔帶之難公欲發兵未圖其功使人召  
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封  
之以為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鄒氏泉曰聞之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則從亡之功可少之哉

顧君功之道賞及之則受之可也賞不及之則聽之可也焉  
用隱也如介子推之所為無論其心即其母氏之言宮門之  
書夫亦不免幾微映缺者歟然不悉能天之功以為已力至  
終其身不見亦可以愧當時之要市於君者若文公之處介  
子雖謂之善補過可也



尚論編卷之四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鄭 子產 子皮

子產者公孫僑也為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發之字曰子國亦鄭之良大夫也鄭簡公初年子產尚少鄭人欲媚于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公子燮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晉楚爭鄭必自是始鄭弗寧矣先是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殺釐公及是子駟相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立為君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簡公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于已衆弗順將誅之

子產止之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  
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已而子孔專簡公誅之而  
以子產為卿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却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  
之幣重子產寓書子西以告宣子曰國家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  
宣子說乃輕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賂三命之服  
先八邑賜子產次賂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且  
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誓攻伯有逐之子產與之盟而撫  
之伯有死子產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  
皮怒曰殺有禮必有禍乃止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恭侈者因而斃  
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是奔亦  
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公孫墨將作亂子產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衢  
故諸大夫皆畏而愛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  
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而納車馬焉且有辭以答士匄晉於是築諸侯之館鄭人游於  
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為晉侯有疾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言實沈參神臺駘為問子產對之辨而昏亂百變內有四姬為生疾之原臺駘為問子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羨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于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子產及事簡公定公獻公聲公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能以寬服

人其次莫如猛及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孔子兄事子產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西山真氏曰子產為卿於鄭歷事四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譚宰鑄刑書叔向見諷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禮

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庸主不足與進耶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鄒氏泉曰子產信君子哉綜之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低昂屢變惟義所在如星孛於大辰不肯用璣竿玉璣龍鬪於時門不從國人請崇真不惑於機祥矣乃慶有介而行言將殺叔帶與段則為之立良止而并立公孫洩以撫之覈之物理參之人情事多類此義也夫

子皮者罕虎也子展之子初子展如晉叔向曰後亡者也儉而一子皮嗣為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

粟戶一鐘是以得鄭國之民罕氏常掌國政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義國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及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皮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者也

鄒氏泉曰子產時國多大族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為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而子產當國亦藉子皮之帥以無梗故君子曰子產相鄭諸侯親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彼惟恐人之得政而相傾危者視

此可愧哉

衛蘧伯玉

史魚

甯俞

蘧伯玉名瑗事靈公孫林父之如戚也其子蒯事獻公飲公使師曹公嘗答歌巧言之卒章林父懼其不先必及將謀出公語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闕出既而復之殤公時獻公使告甯喜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闕出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果蘧伯玉伯玉賢行孚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鮪以尸諫傳中

於是靈公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蚩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其稱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記禮者取之

史魚名鱠字子魚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魚以成禮置尸北堂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子魚死公往吊怪而問焉其子具以父言對公蹴然易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憚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甯武子名俞莊子速之子也晉文將侵曹假道於衛成公弗許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晉齊盟欵孟成公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於襄牛武子從

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復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自今盟以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前驅誤殺叔武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武子為輔公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公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醜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醜不死魯為請晉歸公公使武子聘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以為此天子所以樂諸侯覺報宴也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鄒氏泉曰衛之君成公獻公不能守國靈公不能開家皆無

道之君也乃其不至于喪真以有人哉故季禮過衛說蘧瑗  
史魚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武子之愚夫子亦以為不可  
及蓋皆所謂社稷之衛者非耶甯之愚史之直皆伯王之所  
能而不為也然則君子固貴達變與

宋 樂喜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事平公樂轡以弓楛華  
弱於朝公見而逐之子罕時為司城亦逐樂轡轡射子罕之門  
喜善之如初皇國父為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畢公弗  
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  
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  
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

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會諸侯  
議弭兵他紀歸而請賞之與之邑六十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  
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而又求賞乎削其書而投之  
成懼辭邑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王者稽首  
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  
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泉按戴記云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  
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

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由斯以言則當時  
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與其弭晉楚之兵者獨向戌  
之功乎哉

秦百里奚 附孟明視奚子蹇叔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游以干諸侯久之不  
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潸婦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事  
虞公為大夫及晉獻公伐虢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  
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益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  
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及晉伐虢遂滅虞虜虞  
公及奚以歸此從史記與孟子去虞之秦不同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

將以奚為媵奚耻之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  
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以亡國之臣辭固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  
夫晉饑使乞糴於秦公問奚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隣道也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降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八戎咸服戎王遣由  
余欵關請見皆穆公用奚之由也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  
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有子曰孟明視為政於秦禦晉師敗  
於殽諸大夫請殺之穆公罪已復使為政既而率師伐晉濟河



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穆公自茅津濟河封穀尸而還遂伯西戎論者以為孟明之力也

蹇叔初與百里奚相交善秦穆公得奚授以國政奚讓曰臣不及交蹇叔臣嘗欲事齊君無知周王子頽亦嘗欲用臣已事虞公再用其言得脫於難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穆公乃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鄭人杞子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穆公曰吾已決矣遂發兵使孟明視野孫西乞術瓊叔及白乙丙將兵至滑以鄭賈人獻牛故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晉原軫言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晉襄亦怒曰秦欺我

孤因喪破我滑

時晉文公尚未葬

遂墨衰絰發兵大敗秦師於殽獲虜

三帥以歸文嬴以三帥為請

乃穆公夫人乃歸之穆公素服郊次

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後作秦誓蓋悔不用蹇叔也

泉按史記方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之將兵行也百里奚蹇

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

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遲還遲去聲恐不相見故

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夫見其師之

必敗以告其子而不以情告君又為兒女子哭泣戀戀之態

何為者耶故君子謂殽之敗百里奚蹇叔亦有罪焉不然豈

乘穆公之怒二子亦有難於犯顏者耶其視孫叔敖之諫並  
王伐晉不逮遠矣王時與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叔敖不俱  
獨有蹇叔之哭對其子有收爾骨於二陵間之語

楚

鬬子文

孫叔敖

申包胥

觀射父

左史倚相

石奢

子文名穀於菟父伯比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為氏初若  
敖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母畜於邲通於邲子之女生子文  
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而收之邲女竟楚人謂虎  
於菟謂乳穀故名成王時鬬般殺令尹子元使子文為令尹子  
文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  
憂勤於社稷子文帥師伐弦其後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

師伐之取成而還會得臣瑯子伐陳取焦夷及陳頓子文以為

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乎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魯論魯令尹之政必以

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

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

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

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子文為令尹

四十年繒帛之衣以朝庶表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

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之王止而後復

或謂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殖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弟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為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及子文子鬬般為令尹越椒與蔦賈譖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蔦賈復殺之遂將攻王王與戰於臯澣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孫叔敖一名蔦艾獵蔦賈之子芊姓蚡冒之後遠章食邑於蔦故以命氏初蔦賈見殺孫叔敖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文妨賢礙能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可授以政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

尹賀客畢至有狐丘丈人者鹿衣白冠最後來且吊語以三利三患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取益廉一曰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丈人曰善哉言也此段傳記不同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各得所王以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叔敖聞市令之言請復如故王欲高車欲便將下令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閭里高其相門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大率不教而民從其化莊王嘗問叔敖以國是對曰君臣不合國是不定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叔敖之

相楚也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披殺羊之裘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人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其子貧甚王卒聽優孟之言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鄒氏泉曰子文叔敖之大節何其相類也魯論言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循吏傳謂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足以當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其於功名之際大畧同矣至其深自挹損而不忍自殖以逃死戒其子以無受利地取予之致亦較若一焉彼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世有介介於得失而以驕侈自敗或釀子孫以

必爭之害者其知何不運二子耶

申包胥楚大夫也事平王昭王惠王與伍員友員父名奢平王

信費無忌左傳作費無極之讒而殺奢與尚也員將奔吳謂包胥曰我

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胥求

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不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乞秦師秦不許包胥

裂裳裹膝立倚於庭牆而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

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而憐之為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

坐每賦一章三頓首而後坐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楚子入

於郢王賞之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

尚論編

逃賞惠王時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辭曰不知  
王固請乃問越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言所以報吳而與戰者  
四包胥曰皆未可以戰也大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  
斷之於是越王召五大夫曰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鄒氏泉曰方包胥之語負存楚也見謂迂矣比其哭秦庭也

又濱於死矣迺竟得志豈所謂天定亦能勝人者耶此包胥

言夫當時楚稱多材囊瓦沈尹戌遂越之徒具在而其存楚

也乃在一包胥獨無報乎

觀射父楚大夫也昭王嘗問於射父曰周所謂重黎實使天地  
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於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  
神不雜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顓頊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  
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  
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子期祀平王  
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生何及對曰祀加於舉上  
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帝不過藟粟蒸嘗  
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  
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  
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  
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敬不可久民力  
不堪故齋肅以承之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  
王正端冕以其不遠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

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  
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畝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百官王公  
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  
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  
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  
官

左史倚相世為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  
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命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因舉衛武

公之自傲與周文王之不敢驕者告之且曰子若常爾楚其

執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

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笄內子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囊遠王之謚楚王有疾告大夫欲以共子夕嗜美子木建有羊饋

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監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

斃於鄢羊尹申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

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教之欲

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以妾為妻猶

其可乎子期乃止

鄒氏泉曰觀射父之對昭王也信辯而博矣迺倚相聞祈招  
之詩而子革脚能教之以所不知何哉然王孫圉之折簡

子獨實此二賢足以寢晉人之謀矣秦哀公之言曰楚雖無  
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余於觀射父倚相亦云

石奢者楚昭玉相也。墜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自刎而死。

鄒氏泉曰。昭王之時。楚國亦多故矣。石奢為之相。而行事無  
聞。且左國古史紀楚事。咸無其人。獨史記據呂覽而列之。於  
循吏。豈以奢奉職循理。自身始即。余以為奢縱其父。可以死。

赦於王。可以無死。乃竟死。蓋獨行之儔。與太史公以為楚昭  
名立。繇此過矣。

吳季札 伍員

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札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  
既除喪。以父命讓札。札曰。札雖不才。願附子。滅以無失節。事具  
傳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立。既卒。有命授弟餘祭。欲  
傳以次。必致困於札。而止。而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及  
餘祭卒。夷昧立。既夷昧卒。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  
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  
子耳。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時受僚命使於晉以覲諸侯之變及是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初餘祭嘗使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歌卹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秦歌魏歌唐歌二雅歌頌舜箎南籥舞韶護舞大夏舞招箭札皆有辭備得衆樂之情焉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令速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交曰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遠瑗史徇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宿孫文子邑也曰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文子幾君在戚曰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文子趙宣子

起獻子魏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夫差時楚子期伐陳吳使札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穎濱蘇氏曰季子事吳數十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初札使過徐徐君已死乃解劍繫徐君冢蓋其所以養心者累其心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卿事上救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胡氏傳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春秋書來聘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夫先



聖賢夷齊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

鄒氏泉曰太史公言季札見微而知清濁以為私覽博物君子豈不謂季子歷使諸國決其興亡如著兆響應哉迺獨不知公子光之特弑僚何也豈以為光真當立耶夫弟受位而不敢私子失位而不敢言而吳人之信札者且專矣誠以光為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之士而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故哀死事生中

立以自全哀死事死若是與

伍員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極無寵于太子平王使無極為太子取婦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曰去太子而事平王說王大城城父以賞太子王聽之從而諧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遂執奢而使奮揚殺建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奢二子皆賢可以父質召而誅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召尚與員員不來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員亡走吳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父之言伐楚之利時公子光欲殺王而自立沮止之員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士專諸於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白公耕於野以俟及楚平王卒昭王立

即所奪秦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吳國內空光乃  
令專諸刺殺王僚而自立是為闔廬闔廬以負為吳行人楚伯  
州犁之孫話奔吳吳亦以為太宰以謀楚負既破楚軍於豫章  
後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敗囊瓦於柘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  
吳遂入郢負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告急求  
救於秦事具中秦出師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閭之  
弟夫槩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  
復入郢後從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  
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闔廬死子夫差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  
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

妾夫差將許之負諫曰越王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遺天而長  
寇讐後雖悔之弗可及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將為魯伐齊勾踐率其  
眾而朝王及列士皆有怒吳人皆喜負獨懼曰是秦吳也夫諫  
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  
伐齊後使子胥於齊負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太宰嚭因  
讒之曰負恨其計不用常鞅鞅怨望此起禍不難願王早畜之  
王使賜之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負仰天嘆曰樹吾墓擗擗可  
材也吳其亡乎此據左傳與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負  
尸以鳩夷革浮之江中鳩夷革為之取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命

曰胥山吳王既誅員遂伐齊大敗齊師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  
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云

大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  
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  
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頃臆忘郢  
耶故隱忍就功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頴濱蘇氏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尸在皆  
憐其志多其材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  
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楊氏循吉曰子胥於父兄親也於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  
恒人殺其父兄則是讐也以君殺之非罪則有命焉是不幸

也非讐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釋  
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至入郢而鞭舊君之尸何也於  
吳也似忠而詐於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

越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其  
筭南遊於越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吳王夫差將伐  
越以報闔廬之怨勾踐謀以兵先之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  
勿為人害人事不起勿為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不至而  
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蠡復以陰謀逆德好用兵器不利  
疆諫之古史有與師遇於五湖大夫種有罪其王又弗聽遂  
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兵五千棲

於會稽召蠡大夫種而謝之。蠡請卑辭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勾踐既反國，將使蠡為政。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居四年，民有三年之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者，三蠡皆曰：「王姑待之，蓋又三年所矣。」王又召蠡而問曰：「歲晚矣，柰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乃大發兵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恃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精兵皆從，故越易勝。吳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越自度亦未能即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復伐吳，大破其師，因而留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

山吳王使人請成，益恭謹曰：「孤臣夫差亦欲如會稽，赦孤臣之罪。勾踐欲許之，蠡曰：『二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勾踐曰：『吾欲勿許，而不忍其使者。』維也蠡乃左提鼓，右捉抱，以應使者。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謝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吳滅，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而蠡稱上將軍，自滅吳，反國至五湖，為書辭。勾踐不許。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東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三徙成名，卒老死於陶。故史傳曰：陶朱公。」

鄒氏泉曰蘇東坡氏言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  
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  
使君臣免於惡名誠賢之矣乃潁濱氏則謂以蠡之賢何至  
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復積以為好貨之心終  
不能自放至亦比之烏喙蠡遺書大夫種使去有越蓋嗤之  
王為人長頸烏喙之語也余以為蠡知者也惟智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賤而貴  
可貧而富春秋以來用舍進退如蠡卒以智全者亦希觀哉  
雖然范蠡能料莊生駢莊之能出其子而不能料莊生之卒  
殺其子能料長子之必殺仲子而卒不遣少子遣長子則人  
之智固有不能盡用者耶不然何工於謀君而拙於謀子也  
曹子臧

曹子臧者名欣時曹宣公之庶子也魯成公時宣公會晉伐秦  
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臧守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  
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  
請俟他年冬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  
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惧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  
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  
諸侯皆賢子臧請於晉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  
有之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逃奔宋曹人請於晉曰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臧子是大泯曹也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獎邑  
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

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及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鄒氏泉曰蘇子由言予高子臧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蓋惜之也余以為子臧信賢者矣豈必見其行事哉子臧之子會常以事忤曹公悼出次於鄆以待命久而不召遂自鄆出奔宋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有禮於去國也嗚呼此足以觀子臧矣

隨 季梁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皆其闢伯比也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熊率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而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也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及少師有寵楚闢伯比曰可矣讐有彙不可失也越二年楚子合諸侯會諸侯於沈麓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尚書經 卷四  
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右少  
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隨未可克  
也乃盟而還

鄒氏泉曰方楚之自立為王而欲以兵觀中國之政也此  
設其視漢東之隨可撫而有矣乃其伐隨也羸師之謀以一  
季梁之在而沮脩盟之舉以一少師之獲而成然則賢不肖  
之用捨固敵之所伺以興亡我者而可無慎哉

